

文艺资料汇编

第二輯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編

目 录

一定要演好革命現代戏……………陶 鑄 (1)

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进一步实现戏剧

革命化……………邓 拓 (20)

行动起来，力爭全軍文艺創作大有进展……………傅 鍾 (48)

首先思想过硬……………《人民日报》短評 (59)

思想、生活、技巧三过硬……………《人民日报》短評 (61)

会劳动又会文艺……………《人民日报》短評 (63)

一次严格的鍛炼和考驗……………乔 羽 (66)

京剧《紅灯記》改編和創作的初步体会……………张东川 (74)

針針綫綫皆辛苦……………許姬传 (89)

創作《女飛行員》的体会……………馮德英 (109)

《沙家浜》的誕生……………萧 甲 (117)

《赤道战鼓》是怎样誕生的……………車文仪 (133)

往生活的深处开掘，真正理解英雄人物……………任斌武 (144)

坚决同旧世界决裂……………胡万春 (158)

革命作者必須听毛主席的話……………丛 深 (177)

駁“写中間人物”論……………胡 采 (186)

关于怎样写中間状态人物問題……………李基凱 (217)

一定要演好革命現代戏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对观摩学习京剧

《紅灯記》的中南区戏剧界代表的讲话

陶 鑄

同志們：

昨天晚上我去看了《紅灯記》，今天上午才知道同志們来了。这次来看《紅灯記》的，有編剧、导演、演員，还有文化局长。这个戏可不好看啊！王匡同志叫你們来看戏，是个“阳謀”。他叫你們看戏，分明是“将”你們的“軍”，目的是要你們拿出好戏来。

中南地区，去年就想搞一次会演。拿不出好戏来，沒演成。要会演就要有一定水平，要拿出好的剧目来。中南局决定今年七月初在广州会演，現在离会演还有四个多月，回去作好准备，还来得及。王匡同志的这个“阳謀”是好对付的。这次看的是《紅灯記》，到时候

不再看《紅灯記》了，要看你們的拿手好戏了。全国出了一个《紅灯記》，我們要拿出象《紅灯記》那么好的戏不容易，但至少要有接近这样水平的戏来。当然，《紅灯記》也还是个嘗試，并不是不能超过的。

我过去对京剧演革命現代戏，是有些怀疑的。过去看的一些京剧現代戏，味道不大。去年在北京看了京剧《芦蕩火种》，最近在北京又看了京剧《紅灯記》，看了之后，我就非常心服。看了《芦蕩火种》，我已不怀疑京剧能演好革命現代戏；看了《紅灯記》，就更加拥护京剧演革命現代戏了。

既然京剧都能演革命現代戏，还有哪个剧种不能演呢？粤剧不能演嗎？粤剧很早就演过現代戏的。桂剧、湘剧、汉剧都可以演。豫剧不是演得很好嗎？湖南的花鼓戏更适合演現代戏。演革命現代戏，京剧是个最大的堡垒，这个堡垒一攻破，其它剧种就好办了。京剧的历史不短，程式比較严格，宫廷化又很厉害，改演現代戏是很困难的。現在京剧既然能够克服困难演了現代戏，而且演得很好，那么别的剧种为什么不能演好現代戏呢？

現在大家看了《紅灯記》，都說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的形式有所改变，但是保留了京剧的特色。这当然不是說《紅灯記》就沒有缺点了，到此为止了，不能发展了。这出戏还可以不断的改进，肯

定会越改越好，越改越高。

《紅灯記》确实是好戏，很感动人。有的戏使人看了不舒服，全身起鸡皮疙瘩，《紅灯記》就不是。我这人是不大容易流眼泪的，但是，看了两次《紅灯記》，两次都流了眼泪，感动人嘛！一場是李玉和被捕，一場是刑場，是高潮，使人很感动，形象和語言都很动人。流泪，这就是唤起了观众內心的共鳴。这就是教育的力量。这样的戏多演，就能使群众的觉悟慢慢地提高起来，使群众在艺术享受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育。

話剧也有很大进步，看了也使人感动。象《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記》、《李双双》、《南海长城》、《帶兵的人》、《珠江风雷》等很多戏，我看都不錯。昆剧《琼花》我没看，听说很好。芭蕾舞《紅色娘子軍》我看了，很好。好戏总是感人很深的。歌剧《江姐》也不錯，只是最后的两場戏，还要提高；沈养斋演得好，作为反面人物，形象塑造得好，但是江姐的形象，相对地还要加强。《紅灯記》里的鵠山也塑造得好，李玉和塑造得更好。我們有些戏，往往把敌人写得很简单，鵠山就不是这样。袁世海同志对鵠山这个角色有創造。鵠山很狡猾，很阴險，但是在李玉和的面前，他还是没有办法。李玉和是共产党员的形象，表现了共产党员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唱詞要适合人物的思想、感情、身份、生活。江姐

的唱詞有很多是好的，有感情，适合身份。說它好，还因为它沒有概念化的东西，沒有标語口号。《紅灯記》的唱詞也沒有标語口号，只是李玉和牺牲时喊了两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两句口号是非喊不可的。我們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語口号和空洞的概念。《紅灯記》有些唱詞，很打动人，如李玉和唱的“山河破碎，我的心肝碎，日月不圓，我的家难圓”，还有老奶奶唱的“打漁的人，經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就很好。我們有些戏的詞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說話还可以，唱詞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

当然，《紅灯記》，也不是沒有缺点的。《紅灯記》的剧本确实很好，情节不离奇，而又能一浪高一浪，一环扣一环；变化不少，又不是不合邏輯的变化，不是故意加进去的变化。戏里不是把三代人都枪毙掉，而是留下小姑娘，这是絞尽腦汁的。《紅灯記》不但剧本好，唱詞好，演員也演得好。但是我看唱的方面还可以多一些，京剧的味道还可以加浓一些。我对袁世海同志的唱就不够滿足。当然，他那种唱腔是为了表現 鳩山的阴险、狡猾，但是能不能多唱一点呢？袁世海同志塑造的鳩山很成功，鳩山不是豆腐，很狡猾，很厉害。在这样

的敌人面前，正面人物能够战胜他，才能使正面人物的形象真正树立起来，显得高大而有力量。如果几句话就把敌人压倒了，那就没有什么好看了。袁世海同志的表演为塑造反面人物提供了经验。当然也不要照搬，把所有的反面人物演成一个样。京剧本身是音乐歌舞剧，李玉和演的是京剧武生动作，老奶奶、李铁梅、鸠山也都用上了京剧动作，但是动作要与唱结合。舞蹈动作还可以加一些。京剧是惯用虚拟动作的，骑马没有马，只有一根鞭子，进门没有门，靠演员的动作表演，布景也总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红灯记》有布景，这是需要的，但是是否要象话剧那样实呢？我看不一定。

现在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舞台上出现了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的东西缺乏概括力量，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不是使人感到沉闷烦琐，就是使人感到悲观，没前途，阴森森的，这是笨拙的缺乏思想的表现手法。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要使人看了，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是很美的，给人以美的感受，不管耳朵眼睛都感到舒畅；还要使人看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油然而生，增强人的革命信心。这就需要有点夸张。

《红灯记》里正面人物的服装、布景、化装，是不是可以搞得更美一点，色彩更丰富一些呢？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象《珠江风雷》，梁甜的家就应该搞得好一

点嘛！起码应该是个“卫生之家”。鳩山的家搞得很奢华，李玉和是工人，他的家就不能搞成那样。但是工人的家也可以搞得好一点。服装也是这样，过去京剧叫化子的衣服都是很美的，〈紅鸞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綢的衣服。化装方面，也可以把劳动人民打扮得好看一些嘛！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京剧〈紅灯記〉出来了，它給我們以很好的示范，給我們指出了一条路。中央指出，演革命现代戏，京剧是个大堡垒。这个堡垒突破了，其他就好办了。现在演不演革命现代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干不干的问题，是思想認識問題。〈紅灯記〉的演出，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那么，今天是否一个传统戏都不演，只演革命题材的戏呢？好的传统戏，今后还可以演一点，主要的是演革命的现代戏。昨天許多县委书记都看了〈紅灯記〉，没有一个不说好的。从历史上看，广东恐怕没有一个剧团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紅灯記〉編得好，演得好，我們就要学。只要有雄心壮志，是可以学得到的。过去认为尧舜是圣人，是不可学的。孟子就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說：“舜，人也；我，亦人也”。可見即便是圣人，也是可以学的。岂止可以学，毛主席的詩說：“春风楊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呢！其实，所謂圣

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尧舜都可以学，为什么《紅灯記》就不能学呢？大家既然公认《紅灯記》是好戏，就要下决心学。

現在，象《紅灯記》这样好的戏，中南各省就沒有，过去沒有搞好，不能怪大家，要怪我們注意得不够，領導得不好。現在注意了，怎么个領導法？还讲不出道理。請你們来看《紅灯記》，这就是一种办法；还有，就是中南局决定七月初汇演。你們回去搞創作，到时再到广州来，我們自己比一下嘛！看我們搞不搞得出象《紅灯記》这样的好戏。六月份我們蹲点回来，拿一段时间来看戏。看一次，議論一次，学学柯老的办法。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我們中南五省（区），人材济济，狠狠地抓紧这件事，总会搞出好东西来的，汇演結束，挑选一批好的剧目，再举行公演。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为什么現在要大演革命現代戏呢？大家都知道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資本主义，这是十几年来我們党的一条基本理論和基本实践，离开它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所以現在全国城乡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大讲兴无灭資的階級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舞台的情况怎样呢？前一段，舞台上演的却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

这同我們的革命目的和要求是很不相称的。我們当党委书记的，一开不好机器，二种不好田，但是讲些革命道理还是可以的嘛！我們一定要把資產階級思想打倒，把封建残余思想消灭。怎样打倒資產階級思想，怎样消灭封建残余思想呢？如果一方面說打倒資產階級思想，消灭封建残余思想，一方面又在舞台上演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天天讲劳动神圣，而宣传的却是脱离劳动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这同党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現在要彻底改过来。戏剧、电影、小說、詩歌、音乐、美术等都要改过来。要宣传社会主义，要表現工农兵先进人物，这样的东西多了，大家自然就要非听不行、非看不行了。現在无产阶级的东西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过去封建主义、資本主义的东西，在舞台上統治了几千几百年，現在封建地主阶级、資產阶级被推翻了，它們还是賴在舞台上不走。怎么办呢？請他們下来，讓我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上台来表演。对传统节目，要排排队，好的保留起来，还是可以演，只是暂时不要演。現在就是要大家都編革命現代戏，都演革命現代戏，提倡大家都看革命現代戏。

这样，有沒有題材？題材多得很，問題是我們沒有去挖掘，去发现。千里馬多的是，就是伯乐太少了。千里馬很多，要伯乐去发现。今后只要我們真正下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真正同人民群众打成

一片，就能发现很多宝贵的题材。但是不能拣便宜，不能偷懶，要经过加工、提高，还要使它变成群众所喜爱的艺术品。这个工作当然不容易做，但是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它做好。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有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伟大业绩，有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我们的国家是最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理由搞不出好的东西来。我们有写不完的好题材，又有政治条件，又有物质条件，一切条件都很好。我们搞了十五年，还没有搞出多少东西来，实在讲不过去，对不起人民了。所以现在一定要下决心编好革命现代戏，演好革命现代戏。

暂时不让演传统戏，现在只许编、演革命现代戏，这样说，算不算简单粗暴？其实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不逼一下是不行。这个时候一般是就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革命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宋江是自觉的？林冲是自觉的？还不是火烧草料场逼上去的。卢俊义就更是逼上去的。逼一下有好处，可以推动大家搞快点，搞快点嘛！新中国建国十五年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热火朝天，思想战线要配合上去，一定要把思想战线上的锣鼓打响，使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更加巩固。

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完全有。历来的统治阶级都是

这样做的，为什么我們无产阶级反而不能这样做？他們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为了巩固他們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尚且可以这样做，我們为了消灭阶级，为了实现沒有剥削沒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为什么反而不能这样做呢？戏剧就是要为我們的无产阶级事业服务。过去，写革命小說，演革命戏是不允許的，要受到摧残的，还有杀头的危险，而蒋介石却搞他的什么“新生活运动”。今天我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呢？

大家看过《抓壮丁》这个戏，那个地主李老栓家里写着“天地君亲师”。同志們，現在农村还有“天地君亲师”！我这次下乡蹲点住的那家农民，祖宗神位是拿掉了，但是墙上还写着“天官賜福”。解放已經十几年了，人民公社成立也八年了，这个“天官賜福”还在劳动人民的思想里，沒有被打倒。这只能說明我們的思想工作做得很差。广州有个三元宫，到現在还有人去烧香，在它的前面，一边是科学館，一边是中山紀念堂。科学館是讲科学的，中山紀念堂是讲革命道理的場所，迷信的、反动的三元宫仍然还“吃得开”，这是个极大的諷刺。历史上哪个阶级取得了統治地位，不宣传他們本阶级的思想呢？历史上发生过許許多多的文字獄，这就是統治阶级对被統治者的一种压迫手段，是为了巩固他們的統治。人們历来大都苛責秦始皇“焚书坑儒”，

其实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都是这样干的，这无非都是为了加强它的阶级统治。蒋介石还不是比“焚书坑儒”更要残暴得多吗？革命的书他烧了不知多少！南京的雨花台和广州的流花桥，过去就是残杀革命者的场所，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者！其中不少就是革命知识分子。总之，剥削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就宣传自己的一套，摧残反对他们的一套。我们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整个革命阶级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宣传自己的东西呢？我们的文艺战线却跟不上来，这是不能容许的。要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要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必须立即组织力量，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加强起来，把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打垮。

第三，发展革命现代戏，在方法上、步骤上，不能简单化，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不演旧戏，烧掉旧书，拆掉三元宫，这是很容易办的。我看旧戏中好的传统剧目还是可以演；旧书不能烧；三元宫不必拆，留着，可以用它来办个群众俱乐部嘛！最重要的是拆掉人们思想上的“三元宫”。所以不能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要全党全民重视，要开展文艺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有政治上的条件，有思想上、经济上的条件，又有一个文艺队伍，有这么多好条件，应当创作出好的剧本，演出好的戏，拿出好的东西来，让人民群众看我们反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的东西，不看资本

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趋势了，青年人最不爱看旧的京戏，无论那一个名演员再演《武家坡》也不吃香了！就那么站着唱，有什么好看？薛平贵调戏妇女，违反婚姻法，是个大流氓，是个古代的“阿飞”，有什么好看？我们的文艺要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风格，怎能让舞台上老是演《武家坡》呢？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一切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打得落花流水。这就要求我们到群众中去，发掘革命的先进人物，把革命的先进人物表现在我们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音乐、美术中去，“不怕不识字，就怕货比货”，你如不信，可以一边演《红灯记》，一边演《武家坡》，看看有没有人去看《武家坡》？可能还有些遗老遗少去看。薛平贵那样的思想感情有什么感人的力量？最伟大最动人的还是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拿出好东西来，所有的妖魔鬼怪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见不得人了。他们是不敢比的，一比就要垮。

我们演《红灯记》，宣传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这三代人。到底是当李玉和还是当鸠山？是当李玉和还是当王巡长？是当革命的劳动人民还是当妖魔鬼怪？人民群众看了是能够选择的。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出来，就是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灵魂（我借用这个唯心主义的名词）的最大鞭撻。必须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鞭撻一

切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殘余的丑惡東西。《江姐》里的甫志高，《紅燈記》里的王巡長不就被狠狠地鞭撻了嗎？這比光是空喊“消滅資本主義思想”的口號要有力得多。有些口號是必須喊的，但是在文藝戰綫上開展無天資的鬥爭，還必須通過革命和反革命的形象對比，讓人民群眾自己作出結論。讓人們從戲劇里認識到：革命是正義的，反革命是卑惡的。這種教育是很有力量的。

革命現代戲要有鮮明的藝術形象，又要有正確的思想內容，才会有感人的力量。這當然不容易做到。但是不管怎樣困難，必須這樣做，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問題是我們下決心。“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馬”嘛！什麼都要下決心。只要有決心，什麼問題都能解決。下面有大批革命的先進人物，怎樣寫？怎樣寫得好？這就要下點功夫了。凡是好的東西，都是經過辛勤勞動得來的。《南海長城》、《帶兵的人》、《珠江風雷》，都是花了一些功夫的。李准同志寫《李双双》，下去生活幾年才寫出來。要下去深入生活，體會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才能寫出好東西來。如果下去只是看看，東拼西湊，抄一點，偷一點，是不能寫出好作品來的。當然，下去也不是有什麼了不起的困難，把心一橫，就下去了。我們過去也天天講下去蹲點，天天下不成，也確實有很多日常工作糾纏着你，忙得很，下不了。後來中央指示，非下去不可！這樣一來，許多日常

工作也用开了，忙也下去了！下去很有好处。下去，可以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可以减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目前，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起解放前是大大进了一步，但是还不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这不满足，那不满足，下去看看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对我们很有好处。

我们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可是服务得怎么样呢？这得要从我们如何做人说起。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不能在台上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在台下却是烏七八糟，思想很糟糕，总不能自己的“灵魂”丑恶得很吧？没有革命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怎能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呢？拿什么去教育人民呢？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自己是个革命者。记得在大革命后期，有些人怕死，投靠了蒋介石；有些人不怕死，为革命光荣的牺牲了。投降蒋介石的叛徒，遭到人人唾骂；而光荣牺牲的烈士，永远为后人所景仰。人总有一死，对死为什么不挑一下呢？为什么不能挑点好的死法呢？人们吃菜，挑点好的吃，天天吃菜，天天要挑；可是死只有一次，为什么不挑呢，秦檜之死是一种，岳飞之死又是一种，但是后人总是崇敬岳飞而鄙视秦檜。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不在有限的生命中拼命工作，多发点光呢？文艺界的同志应该有为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的决心，到人民群众中去，改

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覺悟水平。沒有革命的決心，沒有勞動人民的生活，沒有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怎么也寫不出為勞動人民所喜愛的好劇本來的。

第四，我們希望要有一支政治上比較強、藝術上過得硬的文藝隊伍，特別是編劇和導演的隊伍。現在，演員有一批是不錯的。演革命現代戲，最大的困難還是好劇本太少了，我們的創作隊伍太弱了。要適當地有步驟地擴大隊伍，挑一批願意從事這一行、又有培養前途的人來培養。有的還要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鍛煉一個時候，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培養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只要腦子里真的有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就能寫出好東西來。腦子里沒有東西怎么能寫得出來呢？寫作好比加工廠，沒有原料怎能出好的產品呢？沒有花生怎么能榨得出油？沒有甘蔗怎么能榨得出糖？要榨，豈不是空榨嗎？

當然，寫不出來，還可以改編和移植。其實改編和移植也是一種創造，要有較高的思想才能改編得好，移植得好。光靠拼拼湊湊，靠簡單的加工是不行的。要組織一支強大的編導力量，一方面創作，一方面改編、移植。粵劇《南方來信》，原來是從話劇移植過來的，還可以嘛。《南海長城》也可以改編、移植。京劇《紅燈記》不也是從同名滬劇劇本改編過來的嗎？改編、移植不是照搬。嚴肅認真的改編、移植，本身就是一種再創